

我心深处

【香港】岑凯伦



海峽文艺出版社

我心深处

〔香港〕岑凯伦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8·福州

我心深处

岑凯伦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莆田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印张 278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80534-113-3

I·104 定价：2.25元

之一

在样品陈列室的一个衣柜里，拿出去一套海蓝色的西装，匆匆换上，林宗仁一边系着领带，一边半弯着腰，偏着头，向窗帘的狭缝中瞧了瞧天色。他觉得有阳光跃进他缺乏睡眠的眼中，心情为之一爽，难得有个比较空闲的日子，他确实在乎这天是阴是晴。

打开样品间的房门，外面就是他的办公室，窗帘紧紧地靠在墙边，宽广的落地窗上闪着日光，透着重重叠叠的大楼景色，楼上的晴空天蓝如洗，林宗仁站在窗前挺了挺腰，自觉得天气的美好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兴奋，林宗仁的“嗜”好虽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变动，但对天气晴朗的挚爱则从未改过，每一见到这样美好蓝天白云，这样温柔的阳光，就忍不住地想到室外去跑一跑，走一走。

而现在他确是称心如意，马上就要到郊外去走走，他隐隐中感到有某些幸运在等着他，在这样的天气中，这样悠闲的心情下，而到郊外这个美好的地方去，显然是事事顺心，样样如意，那隐隐中的幸运，自会在这次郊外之行后，真实、明朗开来的。

他习惯性地摸了摸头发，抬了抬眉尖，脸上带着和善的笑，离开他的办公室，走出外面的大间。

“李小姐！我出去啦！”

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秘书小姐笑了。

“祝你好运！”

“我想这次总八九不离十了吧！”林宗仁好兴致地站在女秘书桌前：“刚才电话你也听到了是不？”

“我只听到你这边的讲话，好象很满意。”

李小姐也笑得很洒脱，似乎所讨论的事与平日处理的严肃生意不一样，态度方面自然地随意了起来。

“张太太很有信心，这一次必马到成功！”

“当然啦！百中选一嘛，你再会挑，也该挑得中了。”

李小姐微微阖着嘴角，未免替小姐们不服。

“张太太说，这是她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倒要好好利用一下，哈，哈！”

“我看不会，你尽管放心，张太太劲儿大着呢，失败过那么多次还一点不气馁！”

“哈！哈！”林宗仁越发得意，他看了看表：“我走了。”

林宗仁点头应着秘书小姐的嘱托，向大间里四下看了看，除了李小姐和小陈外，其他职员全在外奔跑，今天台北没有他的客户，一时公司中不会有什么事，确实是悠闲的半天。虽然如此，临出门时，他仍然关照着：

“我会打电话回来联络。”

“好的！有要紧的人或者事情，我先记下。”

林宗仁满意地点点头，他知道李小姐会应付得很好，对这公司的爱心，并不下于林宗仁这个老板。

走出电梯的门，林宗仁目不斜视地上了行人道，门口坐着的那位传达小姐固然很对他的眼光，但是他，本着一贯的信条，不追身边的四周的小姐。

计程车在美好的敦化路上飞驰，林宗仁的思想也飘飘忽忽地没个宗旨，一会想些以往的去陈迹，一会又对目前的

机会寄以无穷的希望。

林宗仁和张氏夫妇高中同学，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彼此之间的了解，简直胜过父母兄妹的亲情关怀，以往张氏夫妇的婚姻爱情，是他们这群朋友们之间的热门题目，等他们的高潮稍退之后，林宗仁的故事以强烈的优势取而代之，大家聚在一起时，谈起来总有番激动，然后出头替林宗仁努力，替他猎狩美女。

这些人之中，张太太最了解林宗仁，也就是这份了解，她才多次劳心劳力得罪朋友而毫无怨言，虽然他们男女有别，他们对感情的态度则完全一样，因而认真！

张太太有时也求好心切地抱怨他，但往往转面一想就原谅了，你就跟我一样，宁缺毋滥。当然他们心中都完全了解，所谓的滥，并不是对方好不好问题，而是他们是否全心全意地爱着对方，培养感情这种不温不火的事，在张太太和他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喜欢，第六感上会告诉你，用不着去培养滋润。

就象他第一次见到妹妹带回来的小菁，虽然不过是个穿着制服的高中学生，但是他就深深看上了她，从心底下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决心等她再长大点，把他的赤心奉献给她。

车子停在张太太的门口等着，他下来一按门铃，张太太的声音就从四楼阳台上飘了下来。

“我锁上门就下来！”

林宗仁退后两步，向四楼抬起头打了个招呼，张太太笑了笑就不见了人影，林宗仁又看了看天色，远远的山头上一片天蓝，白闪闪的阳光遮天遍地地笼罩着大地。林宗仁在巷子里惬意地漫步着，内心里逐渐地升起片空虚的恼闷。怎么会

又想到小菁的呢？

“走吧！”

张太太砰然带上身后的车门，深咖啡的洋装，浅咖啡的外套，乳黄色的皮鞋皮包，头发整齐地放在脑后，脸上淡淡的化装显得很鲜艳，整个人一进入阳光里，就已融在初春的气氛中。林宗仁快速地替她开了车门，在他自己绕过车头上车时，对自己又增加了一层不解，他一向承认张太太漂亮，可是从没有过一点感情作用在里面，她虽然也是个够水准的美丽少妇，但显然不是林宗仁爱着的那一型。这点发现，触动了她。一坐上车就说：

“诗倩！等一下到了那里，我们就随便看看，别去惊动人家，别弄得大家很难为情。”

“不会的！我们又不是小孩子，总会有点分寸的，郑老大已替你看中一位啦，说是可爱得不得了！”

张太太神情迫切，恨不能这一去就解决林宗仁的终身问题。

“他认为可爱的，不见得我也说可爱呀！你有没有问他，鼻子长得挺不挺？”

“哎呀，你真气死我啦！鼻子不挺可以美容，我总希望你找位规规矩矩，清清白白的小姐！”

“好小姐多的是，总要看着喜欢才行。”

“就算郑老大看中的你看不中，别的小姐我们也可以留意留意，看中了请郑老大介绍呀！”

“我的意思，别让人家小姐受窘。”

“那当然！到时我会特别和郑老大说一声。”

“唉！今天真是壮举是不？”林宗仁叹息着，车窗外的景色已不是高楼大厦，越来越接近新区了。

“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但愿得来全不费工夫。”张太太很有信心：“婚姻多半靠缘份，那天偶然谈起，郑老大很热心帮忙，说不定这就是有缘。”

“郑老大真是热心，他连认都不认识我，哈，哈，哈！”

“有我那么一描述也就差不多了，他也说，凭你现有的条件，当前之务就是赶快成家。”

“成不成家，对我说来倒没多大影响，没有一位红粉知己倒真不是味道。”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家的好处，也没体味过太太和女朋友的同不同。”

“虽然没亲身经历过，听也听多了，家是爱情的枷锁，太太是迫钱索命的黄脸婆！哈！哈！”

张太太也笑了。

“你少口是心非啦！”

林宗仁又大笑了两声，不再向下接腔，庄严华贵的“故宫博物馆”已在目前。

趁林宗仁购票的空间，张太太领先进入博物馆内向门口站着的人笑着拜托，请郑老大出来。

郑老大似乎正在等他们，和林宗仁同时到张太太身边。张太太匆匆和他们介绍了一下，就笑着向郑老大说：“我们可是专诚来啦！”

言下之意小姐如何就看他的了。

“我们……先去坐坐！”

郑老大有点紧张。林宗仁也体味到今天来得有点冒失，自己和郑老大太过陌生，初次见面，就进行这样密切的私事，林宗仁不由得感到尴尬。

三个人随便的谈着些不紧要的话，一同上了四楼咖啡室，

叫了咖啡往下一坐，郑老大作难地言归正传：“林兄，我想先听听你要的条件。”

“喂！喂！谈不上！谈不上！我们随便来玩玩，我哪敢要什么条件。”

“好了！你别客气了！郑老大，你不是说你们这儿的小姐又多条件又好又漂亮吗？你带着我们到处走走看看，看好了，请你介绍，介绍后就看林宗仁的追求功夫啦！”张太太坐在阳光里，眼见两个大男人束手无策，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嗯！”郑老大越发地慌了手脚：“上班时间，我不好到处跑。嗯，是这样的，有一位小姐倒真合适林兄。你们坐坐，我去看看。”

郑老大说走就走，林宗仁看着张太太无可奈何地笑笑：“太慎重的介绍不好吧！”

“既来之，则安之！”张太太站起身来：“我们到走廊外去看看。”

走廊围着咖啡室，成一个圆环形，稀稀落落地放着几张小桌椅，没有其他游客，有风，一种不可言状的静与美侵袭着他们。

“这儿真是好。”

张太太在椅上坐下，面对绿油油的青山，一种山野气息已笼罩了她。

林宗仁没有讲话，他四下看看“故宫博物院”的黄色屋脊与五色楼柱，这片景象对他是太熟悉了，有一次他和小菁依偎在这里，建议着婚后设法住到郊区去，靠着山傍着溪，静静地两人相守。

“能在这地方住家多好。”张太太说。

林宗仁走过来。

“诗倩，这地方我和小菁来过，她也说过你讲的话。”

“算啦！还想她干什么，现在都快成了别人的太太了。”

“我只是觉得人事多变，真非始料所能及，我和小菁来的时候，又哪能知道，今天我会来看其他的小姐？”

“我真为你今后的女朋友太太叫屈，你永远也忘不了小菁。”

“这一点你就说错了，现在小菁对我来说，只是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女孩子，而对这女孩子的一切感情则一点也不存在了。”

“我不管你还对她没有感情，只希望等下你别拿介绍认识的小姐和她比。”

“我从来也没有拿别人和她比过，就象那位袁小姐……”

一阵脚步声，突破了平静，也中止了林宗仁的话头，匆匆走来郑老大。

“真抱歉，我一去就这么久。”说着他也坐下。“那位小姐正在值班领着一个旅行团，没空上来。”

“要她上来做什么，我们下去好了。”张太太道：“你告诉我们，她大约在几楼，领的是什麼旅行团，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吗？”

“这……这也好！”郑老大不知如何是好。

“郑兄，你大概不常做这些事吧。”

林宗仁拍着郑老大的肩膀，笑着。

郑老大象碰到知音似的，一下子站起来，拉着林宗仁的手，一扫眉头间的困扰，开朗地说：

“你完全猜对了！我是热心有余，经验不足！”

“我们这位经验足的！”林宗仁用手比着张太太。“我们就听她的吧。”

“她在三楼，是美亚旅行社带的人。”郑老大如卸重责。“我陪你们去。”

“你请去上班，我们自己去看，只要看到好的就把特征给你说，你再帮忙介绍。”

张太太迫不及待地走向电梯。

二

三楼一整层布满了金石字画，玉器雕刻的千古奇珍，张太太目不斜视地直着两眼看小姐，对这些无价之宝视若无睹。

转屏风，穿画廊，果然看到“美亚”旅行团的小旗子在忽隐忽现，飘飘荡荡，张太太兴奋地看着林宗仁笑笑，领先迎了过去。

“美亚”一群人，正离开那些后妃的头饰，找寻着其他的目标，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小姐，正言笑盈盈地继续向一位聚精会神的外籍老太太解说着，眼神一转，看到神情呆木的林宗仁和张太太，大方地向他们送来个女主人似的微笑，圆圆的脸，翘翘的嘴角，明亮的两眼流波灵活，娇小的身材依傍在高大的外籍老妇人身边，越发地楚楚动人。

迎着她的甜笑，张太太也衷心地笑了，刚才在咖啡走廊外七上八下的心情，突然开朗起来，对郑老大的眼光内心中暗服，这么个小美人，不怕林宗仁看不中。

当“美亚”那批人又把蓝制服的小美人包围的时候，张太太心满意足地回过头来，问林宗仁。

“如何？”

“很好。”

林宗仁平静地笑着，并不热心。

“很好？”

以张太太和林宗仁相交之深，不难察觉出他语气中的勉强和客套。

“是呀！我是说人家小姐不错呀。”

张太太道：“你少来这一套，说实话，要不要郑老大介绍？”

“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

“不管，你究竟要不要介绍？”

“再多看看，何必那么急呢？”

“你说说看，这小姐哪一点不好！”

张太太板着脸有点冒火。

“真对不起惹你生气。”

“我不生气，你说嘛！”

“人家是很好，可惜我没法欣赏，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

这句“不是我喜欢的型”，是百试百灵的处方，张太太一听怔怔地有点发呆，刚才咄咄逼人的火气荡然无存。她自己也只爱她丈夫那一型，其他人再好也动不了她的心。

“好吧，我们到处看看吧！”张太太泄了气，一点精神也没了。

“诗倩，你不是没见过‘红烧肉’和‘大白菜’吗？就在这边！”

林宗仁心中很是抱歉，自己白跑一趟倒无所谓，张太太这份失望之情使他很难过。

“大白菜”白茎绿叶，小小的一棵，和真的一模一样，在玻璃柜灯光下，好象刚从水中涤净了的一样，闪闪的带着点灵光。

“瞧，菜叶上还有只蚱蜢！”

张太太孩子气地指着那神态毕露的翠绿色蚱蜢，林宗仁

也凑近了看个仔细，以前他陪小菁也来看过这只“大白菜”，不过那时他的眼中只见小菁的一举一动，根本连这只一直停留在绿叶上的青虫连见也没见过。

蓦然，小菁那挺秀的半侧面在他旁边出现了，也就是那股冷冷的样子。

林宗仁眨了眨眼睛，疑惑自己昏了神，再一看，半侧面已正对着他转了过来，不是小菁，当然不是小菁，赫然又是另一位穿制服的小姐，身后面也大队地跟着一个旅行团。

众多的人围挤过来，使张太太失去了欣赏的兴致，她回看了看，就预备走了开来。

“你看看这一位！”林宗仁轻轻地说。

张太太顺着他的暗示看过去，一位美丽的少妇，瘦长略带瓜子型的脸颊，尖尖的下颚中是个很小巧可爱的嘴，眼眉间清秀得带点寒意，毕挺的鼻梁，身材也高高直直的，长长的头发在脑后随便地夹着，两手环抱在胸前，瘦长的手指上有一粒小小的钻石。

“有什么好看的，别人的太太。”

张太太领先走出人堆。

“刚才那位要有这样就好了。”

“你真是无药可救，专喜欢这种一脸丧气的人，刚才那位小姐才甜才可爱！”

“没办法，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你看着又甜又可爱的，我认为不够味道！”

“那也没法，酸甜苦辣原凭各人所好，不过你喜欢的可十足是苦的那一型，这种人的命多半不好，做了你的朋友连你的命都整坏了。”

“这也有道理，我被小菁整得是够的了！”

带着轻微的失望，两人漫无目标地闲步着，满眼是奇珍古物，满脑是些美女形象。

张太太低喟了一声，感情而慎重地说：

“其实，我真希望有机会和小菁谈一谈，以我的想法，还是你们两人结婚比较幸福！”

“这是不可能的，小菁对我是过去了，我真怕想到她，偶尔触机想到了，就很不愉快！”

“那是因为你对她还有份感情，抓住这份好感再去培养发挥。”

“绝对不可能，否则前一阵，她父亲又找人来让我去旧事重提，我都谢绝了，说实在话，我已怕了她了！”

“你情愿这样劳师动众，漫无头绪地寻找？”

“我宁愿如此！”

张太太点点头，感伤更深，林宗仁是她由小的朋友，她对他的事情知道得比什么都清楚，他第一次约会小菁，就有她在旁帮忙加油，以后他和小菁之间的一切过程都有她意见的参与和开导。

诗情一直反对小菁，从她第一次与小菁接触开始，那时小菁刚进入大学，在林宗仁妹妹的协助下，他第一次请小菁和妹妹出来看电影，把诗情和另外一位女同学安排在咖啡店偶然相逢，然后大家自然地坐在一起，那时林宗仁就觉得小菁做人方面好象不大开朗，这两位女同学在这方面倒能深合他的意思，他私心希望小菁多和她们接近，能够通达成熟一点，而且也让这两位要好的女同学看看自己所爱的女孩子是个什么形象的人。

“吴小姐！我们和宗仁等于由小一起长大的，差不多就象你和他妹妹一样！”

诗倩为着他们和林宗仁亲近随便的态度解释着，深怕引起她不必要的误会。

小菁低着头，对诗倩的讲话不置可否，甚至连看也不看她一眼。

诗倩笑了笑原谅了她，一个比她小的女孩子，见了男朋友的朋友，一定会表现出特别的矜持和高傲，就象她们自己一样，但是这种作风不容过份，小菁使她不满，是她一再地低声下气说尽好话，小菁竟一再地出言顶撞。

“后天我们有位同学订婚开舞会，宗仁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说啦，”宗仁抢着说：“请她赏光去玩玩，不幸遭了拒绝！”

“为什么呢！”诗倩加深着笑容，柔和着语气，一个女孩子最珍贵的时候，莫过于被人追求被爱宠的时刻。

“我妈妈不准我跳舞！”

“我妈妈也不准，不过我说去参加同学的订婚，不提跳舞，早点回去就是。”

诗倩暴露着自己的劣点，但愿引起她年轻人的共鸣来。

“我从来也没这样撒过谎骗过我妈妈。”

诗倩当时为之语塞，坐在她身边的另一女同学重重地踢了她一脚！诗倩笑了笑，仍然不介意劝着她，主要的是林宗仁太过钟情这位小姐，她就是忍点气，也不是为了自己。

“好吧！就以你自己的方式处理好啦，我们是真心希望你来一起玩玩。”

“我不去！我去了也不会跳舞。”

“哦！这更没有关系，去舞会不一定非跳不可，我们也不大会，不过大家同学在一起，听听音乐谈谈也是好的。”

诗倩仍然笑嘻嘻的不动声色。

“我跟你们又不是同学有什么好谈的。”

诗倩腿上又挨了一脚，她皱着眉，看着那位女同学。

“好啦！你不能去就算了。”

林宗仁的妹妹推了小菁一把，又向诗倩抱歉似地说：

“后天我陪我哥哥去！”

除此之外，诗倩已记不清十多年前的当时还谈过些什么，使她大惑不解的是，小菁到底还是去了那个订婚舞会，而且走得也不算早，神态之间仍然是三分骄纵，七分不通人情，为了顾全林宗仁的面子，诗倩只是和小菁打了个招呼，就不再深谈！

“其实，你不和小菁结婚，倒真是你的运气，”张太太抛开那突然而来的记忆，“你和她结了婚，我们的友谊就再也无法维持了，我们总不能因为你而受尽她的闲气。”

“的确！的确！”林宗仁下意识地踏着脚，捏紧着拳头，说道：“不用说！我所有的朋友全被她得罪光的！”

他这样的发狠作势，引起不远处的两道含笑的眼光向他投射而来，他的第六感使他回望过去。

那扇高大的古画旁，伫立一位现代少女，她的制服告诉林宗仁，她是这里的工作者，不是和他一般的游客，他对他的回顾仍然笑色盈盈，她黑黑的双眉，亮亮的笑眼，使她的眉目间特别显出精神奕奕，轮廓柔和的小圆脸，柔和秀气的鼻端，上翘的嘴角仍噙着笑意，身材适中而苗条。

林宗仁用手掩着嘴，轻嗽了一声，低低地说：“这位也很好呀！”

张太太向那位小姐笑笑，记住了她那头蓬松的短发。

“等下告诉郑老大去。”

林宗仁看了看手表：“要不要现在去找他，也快下班

了！”

“换一层楼再看看，既来之，则安之，不看白不看是不？”

张太太知道林宗仁已看上这位小姐了，不过她自己心中另有盘算，这位小姐神态之间安静而自然，只怕名花已有主，不致于也象古董似的只放着陈列。

从楼上逛到楼下，他们两人心中着着实实地记下三位小姐的特征，找出郑老大之后，他迫不及待地问：

“看得如何？”

“嗯！”林宗仁正在措词以对，张太太抢着说：

“我们看上了三位小姐，不知有没有你指的那一位，对了，我们把特征告诉你，你去找她们吗？”

“不用！不用！他们马上全下班，全都要从这里出去，我们就坐在这当中的圆沙发上，等她们走过指给我看看，你们刚才看的还是穿了制服的，等下换了便装，才更好看。”

郑老大精神抖擞，好象看中的不是他的同事，而是他的女儿，直觉得脸上有光彩，他一见林宗仁就恨不能这次介绍能够成功，替他那位可爱的小妹妹找位如意男朋友。林宗仁风度翩翩，年青俊美，因为张太太所说的事业有成，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寻的人物，难得他自动送上门来，随便他看中哪一位，他一定努力促成一番。

他笑嘻嘻地让他们坐下，自己先直起眼睛来等人出门回家，他不愿多说话，生怕他们把所记的特征忘了。

小姐们陆续地有人出来了，坐在两位男人当中的张太太拉了他衣袖一下，说：

“这位短蓬头发的。”

郑老大一看准了那位黑眉亮眼的小圆脸，他脸上得意的